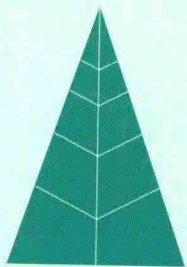


初恋 如风



王红艳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初恋 如风

王红艳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恋如风 / 王红艳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201-10126-2

I. ①初…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3124号

初恋如风

CHULIAN RUFENG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 政 编 码 300051
邮 购 电 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 子 邮 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刘子伯

制版印刷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插 页 0插页
字 数 210千字
版次印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021-23332469)

目 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171

第三章 ☆☆☆☆ 213



第一章

1

“砰，”又是一下，汪洋已经记不清头碰在车窗上多少次了，这次好像格外疼，拿手一摸太阳穴斜上方的疙瘩有啤酒瓶盖那么大。他懒懒地睁开眼，车厢里没几个人醒着。耳朵难受，他用力咽口唾沫，又能听清咣当声了。空气中满是脚臭狐臭口臭的气味，他摇晃着站起来，弯腰用力打开了车窗，把头伸到了窗外猛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接着浑身打了个冷战，回头看看其他人都睡得正香，转身又把头伸了出去，比刚才更贪婪地大吸了两口，轻轻关上了窗户。被刚才的寒风一吹，睡意全消，拿起小桌上的水蜜桃饮料猛灌了两口，这是老妈提前为他上车准备的，本来平时他更喜欢雪碧和可乐。可老妈硬是买了水蜜桃和牛奶，说喝这个不会吐。当时他还不服气，自己从来就没吐过，到车上怎么就会吐。

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起初的新鲜感被过去的四十多个小时磨得只剩烦躁。他又闭上了眼睛，眼前却是送别时的老爸老妈。

上车前，老妈对他说，“要好好吃饭，晚上早点睡觉，有事记得打电话……”这些话，她已经说过不下一千遍了。

“行了，我知道。”

“有事，写信，打电话。”他看到了她眼里的泪水。

“放心吧，我都这么大了。”说这话时他也没了从前的底气，眼睛只盯着铁轨，希望火车快点进站。

老爸一直在和表哥说话，偶尔会看他一眼。

“去吧！”在老爸给他接过被褥时只说了这两个字，本来表哥说不用带的，老



妈就是不放心北方的天气。

他抬起右手抹了一下闭着的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再睁开眼睛，天已经亮了。

火车到金昌站时，天空正飘着雪花。汪洋左肩背着被褥，右手吃力地提着一个黑色的双肩包，跳下火车。他表哥紧跟在他后面，左手拎一灰色的旅行包，右手拎一灰色的行李箱左右摇摆着走下火车。放下东西的汪洋已经在仰头吸气，那样子不像是下了火车，倒像是刚出了毒气室，好像不多吸两口就会中毒身亡一样。接着又是踢腿，又是甩胳膊，还来了三个原地跳跃。

这节车厢下车的只有八、九个人，个个都穿得圆嘟嘟的。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穿着红裙子红棉袄，一下车就朝出站台相反的方向欢快地跑了起来，急得穿高跟鞋的妈妈又喊又追，这样一来小姑娘跑得更欢了。突然“啪”的一声，摔在了地上，不肯爬起，只是一个劲地扭过头看着妈妈哭。

“吸点新鲜空气吧，上面的味道不好闻。”说着表哥也放下了东西，微笑着长吸了一口气。

“金昌没想象中那么冷啊！”汪洋说着伸手去接眼前一米处一朵飘扬的大片雪花，雪花落在手上的瞬间融化成不规则的一片，像一片微型岛屿。

“这地方要是春天没有那么大的风，待习惯了还不错。”表哥拎起行李说，“你看人都走了，我们快出站吧。”

表哥快步走在前，汪洋跟在后，左瞧瞧右看看，就像第一次进博物馆的孩子。到地下通道口时，表哥回头叫他小心，他嘴上应着快步追上去。满脸委屈的小姑娘噘着小嘴被妈妈拽着紧跟在他们后面。

坐了四十多分钟的公交车到了金昌市标有“大市场”的门口，他们又等了二十几分钟公交车，没一辆过来，只能坐出租车，说是出租车，实际是一种由三轮摩托改装的小型载客车辆，乘坐此车比通常的面包出租车要少一两块钱，生意也相应比出租车要好一些。当地人多数叫它“地老鼠”，年龄大一些的叫它“三蹦子”。十分钟后，出租车到了表哥家的楼下，那是一栋四层两个单元的老楼房，历经多年的风雨冲刷，红砖墙肮脏丑陋，只有住户的玻璃窗像一只只好奇的眼睛闪着光，否则要是在夜晚还以为是鬼堡。



“到家了。”表哥放下行李喘了口气说，“还要上四楼，你还拿得动吗？”

“没问题，上吧。”

表哥和汪洋一前一后上楼，楼梯又窄又陡，空气中飘浮着浓浓的垃圾的臭味混合着垃圾道的烟熏味。

上到头，表哥掏出钥匙去开一个草绿色的铁皮门，开了铁门还有一道乳黄色的木门，进了木门可不能低头往前走，会碰头的，要先左拐进客厅。两个人放下行李脱了棉衣后，感觉整个客厅都被塞满了。“你先歇会儿，我去倒水。”表哥说着去取茶几下的花铁皮水壶，端起一摇发现没水，急忙向阳台走去，“我去烧水你先在沙发上躺会儿，等一下还得做饭，你嫂子马上就回来了。”

“表哥，我想先冲个澡。”汪洋从前到后抓着自己的头发说。

“这个，家里太小没地方洗澡，明天我带你去澡堂洗吧，条件不好，你先忍耐一下。”

“哦，好。”汪洋满脸失望地倒在沙发上。

“你先看会儿电视。”表哥系着围裙出来打开了电视。电视里一对激情的动漫老人正没命地扭着肥屁股，配音欢快地说：“今年过年不收礼，收礼就收脑白金。”汪洋不耐烦地按着遥控器，最终停在了一个访谈频道。

晚饭后九点多，嫂子和孩子去卧室睡觉了。汪洋和表哥坐在沙发上看体育频道巴西队与阿根廷队的比赛，汪洋身体前倾坐在沙发上一时挥拳一时踢脚，比赛结束时他直接从沙发上蹦了起来。

“呵呵，去睡吧，明天早上还要去学校。”表哥张嘴接连打着哈欠。

“明天上午不去洗澡吗？”汪洋有点儿疑惑。

“明天上午我先带你去学校，之前跟你老师已经说好的。下午——嗯，还得去趟单位，要不后天吧！后天是星期六，我带你去。”表哥压抑着哈欠费劲地给汪洋做着解释。

“哦，好吧。”汪洋无奈地接受了，转身去小卧室，表哥跟着也进了小卧室。小卧室顺长放着一张简易单人床，一张学校课桌样的写字桌，如果取出了桌下的小木凳，要想到窗户跟前去，就只能是翻过去。

“早点睡吧，条件不好将就一下，明天早饭在家吃完我们就出门。”

“嗯，就睡。”

关了灯，汪洋翻来覆去睡不着，感觉总有一股火车上的臭味，头蒙在被子里，一会儿又露出头喘着气，就这么来来回回折腾一个多小时才睡着。

金昌市一中位于金昌市的最西面，再往西就是部队和田地了。建在一条人烟稀少的马路旁，校门的两边各是一排一层的齐齐的商铺充当着校园的围墙，商铺都是清一色的双开玻璃门外加银色卷闸门，从左边顶头起为书店、精品店、租碟店、小卖部到靠校门的“兰州正宗牛肉面”一应俱全，校门是四米多高的双开白色铁栅栏门，中间由银色铁链锁着。

表哥叫开校门询问了老师办公室，因为正在上课，整个校园静悄悄的，几乎能听到雪融化的声音。

汪洋去教室时，正是下课时间，教室里有三两个同学在争论，有的侧着身体在和后排的同学聊天，最后排还有一对男女生在嬉笑，商怡璠还像平时一样低头看她的小说。这时抱着一摞书的汪洋抬头看了眼教室门牌走进了教室，可能是因为突然一下太静了，教室翻了天都不会抬头的商怡璠竟抬头疑惑地盯着新进来的这个男生看，只见汪洋一弯腰把一摞书塞到了靠墙第一排的桌兜里，抬头又看了一眼，便跨出了教室。

商怡璠重新低下头看书，刚才还在为牧师被锁在了屋子里绷紧了浑身的肌肉，现在看着书上的字像失去了原本意义的符号，脑子里想着他看上去好特别。第二节上课铃声响了，商怡璠盯着门口，同学一个一个晃悠悠地进了教室，最后跟着的是教语文的郭老师，她今天还像往常一样用一支绿色的细圆珠笔充当簪子插在盘成一个疙瘩的头发上，随手关上门。郭老师放下手里的书说：“今天我们班转来个新同学。”眼睛看向门口第一排的位置，“嗯？他人呢？你们有的同学可能看见了，他叫汪洋，好了，现在翻开卷子我们继续上节课的文言文阅读。”

下课了，商怡璠掏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接着看，眼睛盯着书，心里却寻思着他去哪儿了？怎么都没来上课？过会儿会来吗？不禁抬头看了门口一眼，马上收回目光生怕会被别人看到。

汪洋骗过了学校的门房老头出了学校，顶着风一路左看右看也没找到标有浴室或澡堂的地方，转眼已到十字路口。



“这三个方向哪条路会有呢？算了，就这条了。”汪洋自言自语道，转身朝左边走去。

走了差不多50米，马路对面有一个锁着的黑色铁栅栏大门，旁边有个开着的小门，再旁边又是个门房。

嗯，不会又有个难缠的老头吧！管他呢，试试再说。

心里嘀咕着已经到了马路对面，他猫着腰，蹑手蹑脚，一步一步地，过了门房窗户，立马飞奔出十几米才紧急停下，得意地回头看门房。

讽刺，门房里根本连个人影儿都没有，汪洋喘着气抬头笑了笑。即使这样，他还是像突破重围一样带着胜利的神情迈着大步向前走。

哦，这儿竟有这么个好地方，没人。

心想着忍不住又向前奔去。

哦，这么大的篮球场，一、二、三、四……真不错，八个篮球架。左边远处竟还有一个敞开着的大大的正门，原来我进的只是个小侧门，我还在那偷偷摸摸做贼一样，他又仰头哈哈大笑起来。

他在篮球架下做了几个跳跃投球的动作。

要手边有个篮球该多好。看前面景观树下有小石头，他弯腰穿过篮球架捡了几个，回来兴奋地投着“球”，第一个没进，第二个还是没进，第三个改变了手势，进了，后面的几个也都进了，都投完后，拍拍手不舍地走了。

前面是一栋两层的房子，独立的一间一间，一扇扇紧闭的门前的黑色铁护栏上晾着颜色单调的运动衣裤，应该是宿舍，但不见有人。

住人的地方应该有浴室，我还是从头找起，跑到最左边离门不远处。没想到后面竟藏着个足球场，周围还有看台，看起来门是锁着的，跑到跟前一看果真锁着，里面没人，摇一摇门没开，左右看看还是没人。要不要翻进去？算了，初来乍到的，还是看看是不是有另一个门。一路走过去，没有浴室，倒又出现一个同样的门，同样也锁着。翻进去看看，里面好像还不错。汪洋轻易地就翻门跳了进去，仰头望天奔跑在松软的干草上。

噢，如此绵软的草坪，如果能痛痛快快地踢场球，好好出身汗，振奋下精神，该有多爽。干草坪外圈是黑色碳渣跑道，同样的绵软。算了，今天就在这现成的高

级跑道上来一圈吧!“预备……跑。”自己的口令结束，他就如离弦之箭，冲了出去。一圈结束，看看时间，离开学校已过一个小时，得赶紧找浴室了，中午还得去表哥家吃午饭。他正愁去哪儿找的时候，抬头向左一转，竟有“澡堂”两个字，冲进了他的视线。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放学了，商怡璠还是和往常一样与董丽一起下楼去推自行车回家。推着自行车出了校门，骑车在路上时，董丽神秘兮兮地问商怡璠，“今天新来的那个男生，你知道他是从哪儿转来的?”

“不知道啊，今天一上午我都没有出过教室。”

“你注意到没?他长得挺帅的。”

“没，我下课在看小说，没在意。”商怡璠红着脸，说话没有了往日的底气。董丽没有注意到商怡璠脸上的变化继续说道，“他把书放下就走了，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谁知道呢!”

一路上，她们一个兴高采烈，一个装作心不在焉，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到邮局十字路口分别骑向回家的方向。

下午14:00上课，商怡璠在楼后放自行车的时候看看表已经是14:05，她心想要是运气好的话，老师可能还没进教室，脑子里迅速想到这节是物理课，教物理的米老师通常进教室都比較早，不过还好，他脾气好，不会多说。就一路跑到教室门口，长长地吸了两口气喊，“报告。”

“进来。”商怡璠进教室关上门站在门跟前，却看见汪洋坐在座位上，天啊!他怎么在?他怎么来了?还在盯着我看!噢，噢，我的脸，又烫了起来，一定很红。离他只有一张桌子的距离，一张桌子!商怡璠紧张得呼吸有些困难，她不知道自己还能这么站几分钟，在接下来的一分钟会不会晕倒在他的课桌前!

“下去吧。”老师看了商怡璠一眼，对她一脸的吃惊表情感到莫明奇妙。他清了清嗓子，目光重又回到卷子上。

商怡璠快速转身回到座位，右手碰在了中间第一排董丽的桌角上，她张大嘴，忍住没叫出声来。到了座位上快速掏出卷子，放在桌子上，并打开笔袋拿出圆珠笔，低头看卷子，怦怦直跳的心，微微放慢速度，滚烫的脸丝毫不甘示弱，商怡璠



用冰凉的双手捧着滚烫的脸看着黑板。米老师写完转头，看了她一眼，她手从脸上放下，拿起笔。

他怎么一直低着头！老师都不看他啊！噢，他是没有卷子吧，昨天发卷子的时候他还没来。对，他在和石向阳两个人看一张。

下课后，米老师走出教室，商怡璠又掏出小说打开折角的那页。张小平过来对着她坐在她的前排座位上，玩着商怡璠的笔袋说：“今天你有点儿怪，以前又不是没有迟到过，至于紧张成那样吗？”

“不知道。”商怡璠抬起碰过的右手说，“你看，这一大片，都碰紫了。”

“疼吗？”

“废话，你看，这么大块，能不疼嘛！不疼你试试。”被张小平压了一下商怡璠大叫，“啊……，真够狠的啊，你。”

“我只轻轻地按了一下。”张小平笑着说。

“你听着碰的声音没？”商怡璠收手，用左手轻轻摸着发紫的部位。

“当然听着了。”

“我以为只有董丽听着了，哎，今天可真丢人。”

“你又没做贼，那有什么可丢人的，谁没迟到过啊。”张小平还是一贯老成的语气。”

坐在旁边的李腾插话：“喂，是不是因为看见帅哥紧张啊！”

“胡说什么呢！谁是帅哥？哪里有帅哥，找出一个来看看。”商怡璠显然是要翻脸的节奏。

“开玩笑的，别生气嘛。”李腾没趣地闪人了。

因为是寒假补课，三节课后就放学。有一多半学生会回家，还有一多半留在教室里不愿回家，有几个在做作业，有几个在聊足球，还有一个在吹口琴。

商怡璠拿出她的小说，打开折页接着看，可看了好一会儿连一页都没翻。她眼睛盯在书上，脑子里却满满是汪洋下课收拾完书包转过头和她的目光不期而遇的那一瞬间炽热发亮的眼神。当时她迅速收回了目光，可他充满阳光的气息还弥漫在他的座位上，商怡璠忍不住看着他的座位品尝着他的俊美。

他好像是笑了一下，是亲切的？是在笑我？不过，李腾没有说错，他确实是个

帅哥！英姿勃发，一表人才，商怡璠“呵呵”偷笑着，这样说好像有点夸张，这好像是小说里的描写，嗯，俊朗，与众不同，才更符合。她不觉又笑出声来，李腾不是嫉妒才和我开玩笑啊！谁管他！

商怡璠的思想尽情地开了一会儿差，随手又拿起了桌上的圆珠笔，眼睛又回到了书上，圆珠笔在她手里娴熟地转起来。转着转着，“啪”地掉到了课桌下。

哎，看不进去，算了，回家吧！“董丽，回不回？”

写作业的董丽转过头问：“现在？”

“嗯，走不走？”

“我还不想回，要不你先回吧。”

“好吧，那我先走了。”收拾完书包的商怡璠独自走出了教室。

这么好的天气，回家还有点儿早！去哪儿溜溜呢？去找张依然？不行，不顺路，回家晚了又会挨骂！明天周六我再去找她。还能去哪儿呢？想着想着已经到校门口，出了校门，骑上车子。顺路的只有体育场了，算了就那儿了，像平时一样骑车溜两圈回家。

到了十字路口，商怡璠一个漂亮的“滑翔”拐到了右边，自行车道上没有人，她像喝醉了一样，左摇右拐地往前溜。没车，没人，过马路拐进体育场侧门。这里的感受就是好，虽然两边的草坪还是黄的，景观树也在冬眠，但空气中充满着自由。可是，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哦，除了可怜的高三生其余学生还在过寒假，他们都脱了棉衣，一群人在追一个篮球，哈哈……突然想起一个笑话：一个农村老太太在看足球赛时说了一句，看这个国家穷的，这么多可怜的娃，拼着命抢一个球，就不能一人发一个给他们，哈哈。

真想加入啊，可惜没一个女生，先凑近看看，反正谁也不认识。

天啦！那个正在投球的，不是那个新同学吗？他怎么会在这儿！哈哈，没进，好笨，不如拿来让我试试说不定还能进。他在盯着我笑？难道我心里笑他笨，他听见了？不可能吧！他又不会读心术，也不可能有人会读心术啊，那只不过是吉普赛迷信。噢，后背冒出一阵热气，幸亏天冷，要不脸又要红了。还好，他又去追球了。刚才他好像是在看着我笑，哈哈，我这两天是不是有点自恋啊！

今天就绕一圈回家吧。骑到大门口，商怡璠又情不自禁地转身看了篮球场一



眼，他们的目光又撞到了一起，这次商怡璠生硬地点头微笑了一下，甚至没看清汪洋的表情就急忙转身，忙蹬脚踏车一溜烟儿出了体育场的正门。

哦，怎么搞的，我又没叫他的名字，他怎么正好又在看我呢？疯了，疯了。今天真不该来这儿！

汪洋微笑着，看着商怡璠消失的背影，伸了下胳膊，抬起手看了看表，快六点了，向其他人打过招呼，跑到篮球架下捡起书包，朝正门奔去。

出了大门，汪洋朝左右看看，两边零星几个人，没有商怡璠。她骑得够快啊，朝哪条路走了？

没追到商怡璠的汪洋懒懒地朝学校的方向走去，他要坐公交车去表哥家。

◀◀◀◀ 2 ▶▶▶▶

第二天，商怡璠睁开眼睛的时候闹铃还没响，打开灯，睁开一只右眼睛，看见左手腕上的石英表显示4：43。

怎么还这么早啊？每天闹铃响的时候正睡得香呢？昨晚也没做什么梦！怎么想到上学就兴奋呢？从来也没有过，她心里清楚，是想看见他。郭老师说他叫汪洋，当时脑子里想到的是波涛汹涌，昨天在体育场一见，果真活力四射！噢，睡不着，起吧！

穿好衣服，拉开淡绿色的窗帘，外面还黑黑的，天空中的月亮笑盈盈的，一颗颗闪亮的星星围着她，在猜她的心事。

商怡璠来到教室，里面只有3个同学，一看表才7：28。哦，难怪，平时，这个点才出门。

商怡璠拿出英语书背了会儿单词，其他同学才陆续进教室，汪洋是踏着上课铃声进来的。

上午是物理和化学两节大课，课间既没聊天，小说也没看过去一页。放学后，商怡璠和董丽随着一群同学推自行车出了校门。骑上自行车董丽迫不及待地问：“你知道咱班那个新来的男生是从哪儿转来的吗？”

“不知道。”商怡璠懒懒地回答。

“是江苏。”董丽的表情俨然像发现了新大陆。

“哦。”商怡璠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心想，他从哪儿转来跟那个人有什么关系？

“一看他就是南方人，长得和咱们这边的不一样。”

“嗯，是挺精神的。”商怡璠轻描淡写地说。

“你不是老看小说嘛，你给咱用成语形容一下？”

商怡璠眨眼睛笑笑，“我看小说也记不住什么成语，只有情节。”突然脑子里出现在体育场汪洋盯着她笑的情景不禁说：“和蔼可亲吧！你觉得呢？”

“和蔼可亲？我怎么一点儿都看不出来？”董丽接着说，“我觉得用风度翩翩还贴切点儿。”

商怡璠大声笑着说：“玉树临风！玉树临风！”接着坏坏地问，“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谁喜欢他。最讨厌了，这几天石向阳老是找话跟我说。”董丽故作不屑而实际得意地说。

“石向阳啊？人家肯定是喜欢上你了呗！给个机会呗！”商怡璠幸灾乐祸地起哄。

“我根本就不喜欢他。”

“那你喜欢谁啊？告诉我，我给你去牵线啊！”商怡璠继续逗着董丽。

“我谁也不喜欢。”

“真是个懂事的乖孩子，我喜欢！”说着商怡璠腾出一只手去摸董丽长长的马尾。

红灯亮了董丽停下等红灯，商怡璠朝右一拐骑走了。

下午放学，张小平过来叫商怡璠去洗澡。“放学我们一起去洗澡吧。”

“不行啊，我要去张依然家，上周就说好了的。”商怡璠有点为难地接着说，“要不你问问董丽吧，她可能要去。”

她今天不会去体育场了，我去洗澡，早点回去写作业。听见了张小平和商怡璠对话的汪洋失望地走出了教室。



张依然照例在她家岔路口等着，商怡璠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两个人一前一后骑车拐进了胡同。张依然打开大门，看院子里没有人。

“没人，推进来吧，就不用锁了。”张依然回头对商怡璠说。

“好。”

她们悄悄穿过院子，钻到张依然和她妹妹的房间，没碰到家人感觉松了口气，你等着，我去找点吃的。”

“好吧，快点儿啊。”

“嗯。”张依然答应着走出房间。

“怡璠姐。”依依笑着走进来。

“回来了。”

“嗯，怎么你一个人，依然呢？”

“去找吃的了。”

张依然左手拿两个淡黄色的梨，右手拿两个颜色有点发黑的苹果梨，看见依然在，“去，端盆水来给我们洗一下。”

“嗯。”依依答应着出了房间。

“来我们脱了鞋，坐床上聊。”张依然像平时一样建议。

“好吧。”商怡璠答应着已经脱鞋坐了上去。

“给，怡璠姐。”依依将洗好的第一个梨递给商怡璠。

“谢谢，这个是什么梨啊？以前没吃过。”商怡璠接过梨咬了一口。

“好像叫什么酥梨，是以前的贡梨，给皇宫进贡的哦，是从外地拉来的，”张依然大口嚼着梨解释，“老大给她自己吃的，给我们买的是苹果梨。”

“嘻嘻”商怡璠笑笑，“这个梨水是多，又不甜，皮还这么厚，宫里就吃这个？还没咱们经常吃的苹果梨好吃呢！”

“对啊，光是贵。”张依然说着又转向依依说，“你出去看电视吧，我们俩要说会儿话。”

“没事，你们聊，我待会儿，我还可以给你们倒水啊。”依依显然是不想出去。

“我们不喝水，你该干吗干吗去。”张依然的口气里没有商量的余地。

“哦。”依依不情愿地出去了。

依依一出门，张依然跟着就轻轻关上门，“这周大课上的人头疼。”

“就是啊，我们上午都是大课。”商怡璠问，“你们班有没有新来的同学？”

“没有。”

“我们班转来一个男生，是南方的。”

“男生？南方的，长什么样？”

“嗯，眼睛大大的挺有神，脸的棱角比较分明，还有，嘴唇像我房间墙上那张波姬小丝的，厚厚的那种。”商怡璠说着脸不觉烫了起来。

“波姬小丝，他像女的？”

“不是，不是，”商怡璠急忙一字一顿地解释说，“我是说，他的嘴唇像波姬小丝的一样厚厚的，很性感。”

张依然瞪大眼睛说：“听你这么说，综合起来不是挺帅的嘛！”

“对啊，对啊，我也觉得挺帅的。”

“喂，老实交代，把人家看得那么清楚，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张依然张着嘴点着头，“看看，脸都红了。”

“不知道，他才来了两天，就是他看我的时候，我总是心跳。”

“心不跳你还能坐在这儿？”

“哎呀，不是，我是说心跳得比较快。”商怡璠老老实实在地交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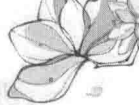
张依然眯着眼睛笑笑，“完蛋了，我确定你肯定是喜欢上他了。”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总想看见他，那可怎么办啊？”商怡璠苦恼地从额头向后撩撩头发。

“没什么怎么办的，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喜欢得了，你忘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哎呀，你就笑我吧，就算我喜欢人家，人家那么大老远的来是为了谈情说爱呀！”商怡璠一脸苦笑大口咬了口梨。

“他要敢不喜欢你，你就把他像这梨一样嚼碎。”张依然张大嘴咬下大块梨，夸张地让透明的梨水从嘴角流出，并抬手迅速用力在嘴角一抹，表现出复仇后痛快样子。满口嚼梨的商怡璠忍不住大声笑时，被梨水呛得捂着嘴直咳嗽。张依然依



然一本正经地问：“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找他。”

“不知道，也许在体育场吧，昨天，在体育场还看见他了。”

“什么？刚来两天，你们就约会啊？”张依然一脸吃惊。

“不是，是碰巧。”

“那我怎么碰不到呢？”

“你碰到也不认识啊！”

“你去体育场干吗？”

“不想回家，顺路溜一圈，结果碰到他在那打篮球。”

“你们，你和他都做了什么？老实招来！”

“没有，他看见我笑了一下，我也回笑了一下，就回家了。不过，在出体育场门的时候我一回头，看见他也在回头看我。”商怡璠开心地说着已经感觉不到脸烫了。

“看吧，我这次真确定你喜欢上他了。”

“我觉得也是，哦，还有，我觉得董丽好像也喜欢他。”

“放心，她不是你的对手，呵呵……”

“她那么温柔！”

“喂，你来真格的了。他才来两天，你根本不了解他，说不定他是个混混！在他们那边上不下去才转来的。”张依然紧张地说，“你忘了咱们初三的时候就有一个男生叫什么来着，对，叫刘健，他就因为在以前的学校打架，闯了祸，才转到我们班的。”

“我看不像，再说除了学习，我也看不出刘健有什么不好。他那会儿就坐我后面，他人挺不错的。”商怡璠抬手看看腕上的表说，“不行，我要走了。”商怡璠快地嚼着梨，有点迫不及待。

“还早啊，干吗这么着急？”张依然也抬手看看表。

“我，我就是想去趟体育场。”

“去找他？真是重色轻友！”

“不是，就是想去看看，要不，你陪我去？”商怡璠说着脸更红了。

“哎，那我就舍命陪你去吧，我倒要看看他是何方神圣，竟把你迷成这